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雙月刊

CCLC NEWSLETTER

Published Bimonthly B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文藝通訊

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八一·一月
Vol. 2 No. 1 Jan. 1981

基督教文學的回顧與前瞻

黃道一牧師

何謂文學？很不聰明的人才輕率為「文學」隨便下一個定義。其實，文學家自己也有點摸不着頭腦。

英國十九世紀的詩人兼文學批評家亞諾特 (Matthew Arnold) 廣義地把文學看作一切經過思考而記載下來的文字。第昆斯 (Thomas de Quincey) 的見解甚不相同，他以為文學也者，裏面必須蘊含一種趣味普及而人人能共賞的文字，因此，一篇文章，不一定就是文學。

米爾頓 (John Milton) 是十七世紀名震英國文壇的大詩人，他以為文學不外是發抒胸臆的具體結晶，其經歷是出於「單純的感性衝動」 (Simple sensuous impulsion)。

俄國的托爾斯泰以為文學是藝術的一部份；文學是透過文字而把作者的感情經歷着意地傳與他人，使接受這種感染的人，在感情上引起共鳴，彷彿親自經歷一次類似作者所經歷過的。

我個人認為托翁對文學的界說，似乎較為切合現代人的觀念，（雖然這界說仍必有其不足之處）。

綜合近代的文學概念，一些有思想有內容的文字，嚴格來說，不一定就是文學。郁達夫在「文學的定義」一文中指出，孔子所說的「文學子游子夏」裏的文學與現代一般從事創作的人所指的文學，可說是兩回事；因為孔子所指的「文學」是文章博學的意思，但學問的淵博只是經驗與知識的累積，在心靈的深處仍然缺乏一種「感性的衝動」；換句話說，子游子夏可以寫文章，不一定可以列入文學的範疇。

有人說，「宗教八股」一類的文字，縱然也有其思想內容，但其產生過程除了沒有藝術家那種「

感性的衝動」外，也缺乏藝術家那種獨創力 (originality)，故不算是文學。「宗教八股」只是機械式的搬弄文字，使文字淪為宗教的僕婢，這樣的文字顯得死板呆滯，內容也不脫故套的一類，使人產生厭惡之感。

暫時撇開那些沒有生氣、不能入世的「宗教八股」不談，我覺得基督教的確產生過偉大的文學，成為世界古典文學的一部份。

聖經之所以偉大，除了它是聖靈默示的書（上帝的話），也是一部了不起的世界文學。自從羅斯 (Bishop Lowth) 在十八世紀發表了「希伯來聖詩講義」之後，世人才注意希伯來文的詩律。原來在四福音裏面，許多耶穌的教訓，在原文都是不朽的詩句，以「並行體」 (Parallelism) 的方式出現。

信徒常說，耶穌是「生命」的主，事實上，祂一生的言行就像一首活生生的詩，充份地表現天賦的生命力。祂獨俱的見解，感人的表達，絕不是那些膚淺迂腐之輩所能企及。

聖經多處都是優美感人的文學，這裏不必贅述。聖經的思想和感人的部份除了古時在中亞，中世紀時在南歐有過一些影響外，在近代世界文學的地位上更有不可忽視的份量。

「文藝復興」前但丁 (Dante 1265-1321) 已打了前鋒，而聖經也是他靈感的泉源。他不覺得神愛和人間的愛情互相對立；不以為那種屬天而純善的愛會藐視人間的溫情。在他的《新生》 (Vita Nova) 和《神曲》 (La Divina Commedia) 裏面，他竟有本領結合天人之愛，把那一點屬世的私情都淨化了。

接上頁

稍後有「詩王」之稱的莎士比亞相繼出現。除了不朽的戲曲，他那一百五十六首的短詩(Sonnets)簡直與戲曲齊名，而這些短詩的主題總是離開不了一個「愛」字。他同樣受感於聖經的啓示和中世紀的基督教思想，覺得純善的愛是永恆的；卑下的愛是失望與痛苦的泉源。

以後許多詩人和作家（包括米爾頓）的偉大創作，都和當時基督教的神學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

十九世紀的世界文壇出現了更多的詩人和作家，這裏不可能一一枚舉。我個人頗欣賞卡勒烈治(S. T. Coleridge)的敘事詩——《老舟子行》(Ancient Mariner)，裏面充滿神秘的想像，強調衆生平等和內心敏銳者的懺悔。此外，湯普遜(Francis Thompson)的《天國獵犬》(The Hound of Heaven)和眉殊菲爾(John Masefield)的《永恆的愛憐》(The Everlasting Mercy)同垂不朽，都是描寫神愛的偉大作品。這種難於抗拒的神愛，從不輕易放棄那迷失和過犯中的人！十九世紀的詩人可說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寫下動人肺腑的佳作，他們的呼聲何其清拔動人，因為他們到底不是那些平庸的「說教者」！

同期的小說家迭更司(Charles Dickens)寫下使人感動得要落淚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作者的靈感若未經信仰生活的洗禮，斷難描繪那些高貴脫俗的品格——一個人爲了無偽的「愛」，最後竟肯爲自己的情敵上斷頭台！

提到十九世紀的基督教文學，我不想漏了雨果(V. Hugo)的《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而不談。我喜歡雨果那種鮮明爽直的描寫，痛快淋漓地把偽善的宗教面目揭破，以相貌奇醜的駝子來對照道貌岸然的主教！

以上這一些例子，只是基督教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的鱗爪。這些深爲世人傳誦的文學在藝術創作的天地裏早已成爲閃閃奪目的繁星，永遠閃爍在文學的高空！

在廿世紀，最出色的巨著當推美國路易士(Sinclair Lewis)所寫《剛屈累》(Elmer Gantry)之類的作品了。當然，偽善的宗教份子憎恨他不下於法國當時的人憎恨雨果。

環顧廿世紀初至現在，我們不能說基督教的文壇完全寂靜，但也不見得怎樣輝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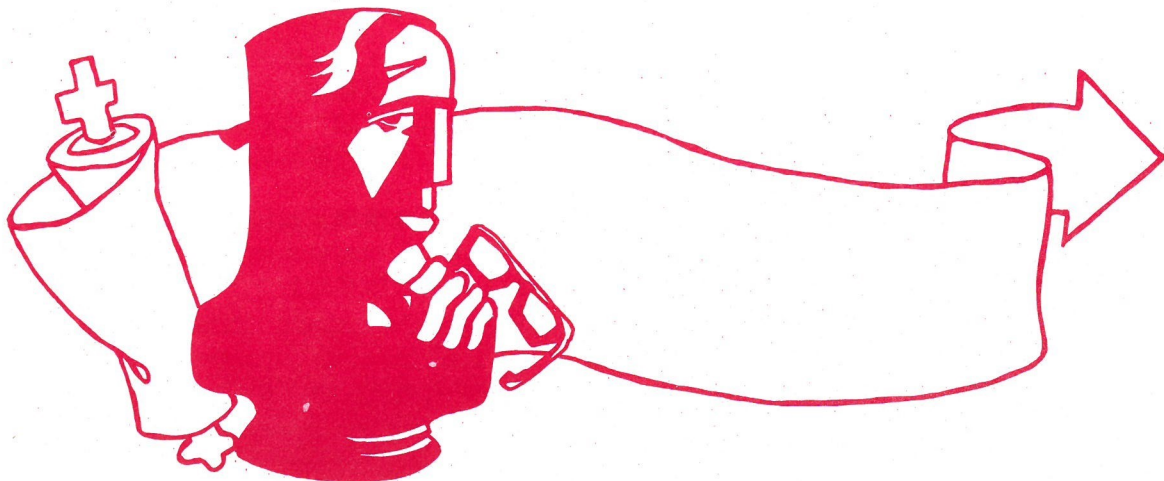
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這樣指出：上古的人爲死亡、命運常感焦急，中古的人爲罪疚與天譴常感威脅，現代的人却體會到生存意義的消失！

如果神學家的分析不錯，這世界的基督教文學正陷入低潮；雖不似中古的黑暗時代般缺乏生氣，與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時期相比也稍勝一籌，但總不能說是一個好現象。

廿世紀的物質物文明帶來沉鬱的氣氛，很多人都感到苦悶與迷惑。寫實派的作家只顧描繪真空的人生；看不到前途，感覺不到希望。消極的實存主義帶來悲觀與失望，甚至以死亡爲解脫的也大有人在。……

有信仰和時代使命感的「高手」該一顯身手了！在這時代，我們需要先知的呼聲，需要理想和希望，需要有生命力的文學把這些注入現代人的生活裏。在悶得透不過氣來的日子裏，我希望有些「高手」可以打開時代的窻扉，讓甦醒靈魂的空氣可以流通！

今天的教會和信徒會重視這些富有時代性的文學嗎？有胸襟接納它爲時代的先知，肯視生機活潑的文學爲時代的天使嗎？



書籍外售服務

為擴大服務範圍，本社提供了一項外售書籍的服務，派員到各學校展售書籍，以方便學生選購。此項服務深得各校校長及師生的支持，故多年來均能順利進行而不曾中斷。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在聖公會兆強小學展售書籍的熱烈情況。
CCLC bookstall sells books to eager pupils at SKH Siu Keung Primary School.



贈書

透過大埔崇真堂，本社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廿三日，送出書籍三百冊予基督教兒童援助中心的越南難民。



社長黃道一牧師將書刊送交崇真堂的代表
Rev. Daniel Wong presents books to Tsung Tsin Church Youth for fifty Vietnamese children.

同工退修會

本社一年一度的同工退修會已於八〇年十二月十二、十三日在長洲明愛愛暉營舉行。

內容包括多項聯誼式節目，並邀得九龍城基督徒會主任黃常教牧師負責專題演講，主題是「同工的再思」，翌日並有熱摯的討論，對主講者提出的要點作回應及表達個人的意見。

這是本社同工團契所舉辦的聯誼活動之一，節目自由設計，安排以至主領，均由同工分別負責。能在節奏緊迫的工作中暫歇，一抖城市的灰塵，呼吸郊外的新鮮空氣，實在使人精神大振；而在寧靜的環境中，輕鬆的氣氛下，有學習，有分享，誠一樂事也。

書介

書名：普天頌讚（英文本）

編訂者：普天頌讚編輯委員會

編號：2001E

開度：5 $\frac{5}{8}$ " × 8 $\frac{1}{2}$ "

Title: **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 (English Edition)**

Edited by: Hymns of Universal Editorial Committee

本詩集是根據一九七七年的中文修訂版《普天頌讚》而編成的。全書共有六百七十八首，包括一般聖歌及崇拜樂章，以類別編排，並附詳細的索引。通用於任何教會及其他宗教場合。此外，中英文版的《普天頌讚》可互相對照。

一直以來，海外的華僑教會紛紛要求本社出版英文版的《普天頌讚》，以適應他們的需要，甚至本港有些教會亦希望有一本英文版的《普頌》來應用。現在，編輯委員會與本社的同工們花了數年的時間完成了這艱巨的工作。由於在本詩集所有創作的中文聖詩都已譯為英文，因此，中國人所寫的詞和曲，也可藉此介紹給西方的教會。

書名：新約概論

作者：周聯華

編號：3327

開度：5 $\frac{5}{8}$ " × 8 $\frac{1}{2}$ "

頁數：288頁

定價：港幣28元

Title: **An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Author: Chow Lien Hwa

Publisher: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本書為中文聖經註釋的第七卷。內容計分六部十九章，第一部為新約的外型，第二、第三部分別述及新約的猶太背景和希羅背景，第四部為新約的地理和考古，第五部為新約的內涵，第六部結論為新約解經原理淺說與新約的統一和權威。作者說明：只有徹底明瞭新約的教訓才能用來作為信徒正確信仰的基礎，進而把信仰中的教訓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使信徒的生命更豐盛，更具有意義。在了解新約各卷的教訓之前，概括地了解新約的背景是必須的。

書名：生命的頂尖

作者：諾文·加夫尼

譯者：鄧肇明

編號：3155

開度：5 $\frac{5}{8}$ " × 8 $\frac{1}{2}$ "

Title: **Aging: The Fulfilment of Life**

Authors: Henri J.M. Nouwen, Walter J. Gaffy

Publisher: Image Book

這是一本有關老化的書，以每一個讀者為對象，因為每一個人都會老化，由老化而完成他的一生。

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討論老化是通往黑暗的道路，亦是通往光明的道路。因為今日的世界，人們常認為年老的人沒有多少價值，他們會遭遇到隔離、孤寂、甚至自我喪失的痛苦。但是，老年人比青年人有更多的專才，他們隨着時間的增加，累積

了一套特有的經驗，對事物更有鑑別力，他們的人生充滿希望，也給人們以希望。

下篇論及關懷：老年人對少年人的關懷與少年人對老年人的關懷並沒有甚麼不同，真正的關懷在乎消除強者與弱者，助人者與被助者，賜與者與領受者，獨立的人與倚賴的人之間的界限。



文化學會活動簡報

(一)

(二)

本社文化學會已成立一諮詢委員會，以便策劃開展各種活動。成員包括：會長何世明牧師，總幹事黃道一牧師；委員：何林錫棠女士、黃范寶琪女士、陳黃賴恩女士、胡丙杰牧師、謝博文法政牧師、黃耘蔚牧師、鄭夏慧中女士、郭佩蘭女士、曹敏誠先生及黃潔芳女士。

該委員會已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九日舉行第一次諮詢會議。會議中提出各方面的意見大致如下：

整體而言

- 從廣泛的文化活動範疇中先選其中一項開始，例如教育。
- 聯絡文藝界、傳播界與教牧界、多作專題性的討論。
- 與報界聯絡，闢一基督教版以便作中國文學的探討。
- 活動多元化，對象包括牧師、校長、教授、學生、工人等。
- 透過「文藝通訊」向外報導本會的活動情況。
- 若有可能，每年出版四本季刊，刊錄活動內容如研討會討論的結果、講座的内容等。

宗教性質方面

- 鼓勵教牧人員多讀文藝作品，以培養更好的牧心。
- 鼓勵青年人多讀宗教書籍。
- 將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有系統的介紹給青年人。
- 對神學教育與中國文化作多方面的討論，如神學本色化等。

以青年人為對象方面

- 提供講座，寫作營及寫作練習園地，以培養有興趣寫作的青年人，進而訓練青年作家。
- 透過活動，對青年人灌輸正確的社會及個人成長的觀念。

此外，委員會亦暫擬一九八一年一至三月份的活動，主題分別有教育、文學及神學；對象則包括教育界人士、青年人、牧師與神學生等。

本會會長何世明牧師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應邀在青年會中學的畢業禮中演講，對香港中等教育提出三大點意見：

打破中英文中學藩籬

專為華人子弟而設的文法中學，絕不應有所謂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之分。香港只應有一類文法中學，此即為中英並重之中學。是以一切文法中學應正名為中學而不應在其上冠以英文或中文二字。或側重英文，或側重中文，均可隨辦理者之宗旨而定，但由中一至中三，多用母語教學，將有更佳之教學效果，則為無可置疑之事實。

修正大學入學試制度

目前香港之文法中學，雖其中不少辦有升大之預科班，但其中之一類，則只能考中大而不能考港大，而另一類，則既可考港大而又能考中大，此乃極不平等之制度。此蓋由於兩所大學學制之殊異，乃產生所謂高級考試與高等考試之畸形現象。鄙見以為此一制度必須予以修正。最近中大學生所提議之兩所大學一律改四年制，入學試亦可用中文或英文答卷，授課語文亦可中英並用，實為一極有建設性之提議。

廢除中三年級評核試

教育不能徒重知識之傳授而必須注重其全人格之發展，而就中之品德陶融尤為重要。是以從事教育者必須有純正之信仰與遠大之理想，而在實際之設施上，更宜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課外活動，從而樹立其正確之人生觀與訓練其處事為人之方針與原則。目前之中三評核試無形中增加學生以極大壓力，使其不願參加一切課外活動以免影響其考試成績，實應予以廢除，並將中學義務教育擴展至中五為止。

※ ※ ※

文化學會在一月份的教育界人士研討會中，將邀請教育界人士對香港各種教育問題作更全面更深入的討論。

重逢的喜悅

黃耘蔚牧師

今年三月，我一家大小三人，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又一次向香港告別。「現代化」使人生活機械化了，也使人變得冷淡、無情。超音速航機祇使勁往上一衝，不消幾分鐘，已飄浮在雲海之上，根本不容許人回頭多望一眼機翼下的香港。長亭送別之情祇是詩畫中的構想。兒時離鄉，不停回頭張望，看見慈母的影子漸漸消失在遠山、在樹影、在翻滾的稻浪中；幼小的心靈抹上輕輕的哀愁，才一昂首地往前走。這種情景也祇是留在記憶中而已。

我說又一次向香港告別，是因為許多年前，我離開了這個可懷念的地方，遠適異國。上帝把我放在安靜的環境中，又使我經歷了熬煉之後，聽到「愛琴海彼岸傳來的馬其頓呼聲」。就這樣，五年前的春天，我踏上歸程。頗像遊子歸家，愈接近家園，渴慕之情愈深，溫暖之感愈濃。飛機進入港域，遙見港九正浸潤在瀾漫的春雨中，心底湧出一份強烈的重逢的喜悅。這雖不是國門，也不是家門，但却是十多年來，我生命留下許許多多喜悅和哀傷的地方。而今，又將要把生命投入到這方圓僅數百里的海港。可是，五年後，爲了家庭的緣故，又不得不結束工作回美去。

踏上加州海岸，草正青，樹正綠，野百合開得漫山遍野，翠綠欲滴，潔白晶瑩。家家戶戶門前後院，紅花綠草，使復活節的氣息濃厚到幾乎摸得著了。就在這樣生氣蓬勃的季節裏，和闊別經年的親友相叙，又一次飽嘗重逢的喜悅。

夏天，我們一家在美國、加拿大東西兩岸旅行，拜訪了幾個大城市的華僑教會，探候友人。處處見到他們對文字事工的關心和支持，知道他們對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有很深切的期望與需求。

有一件事總是使我心中不平安。「文藝」一向稱爲最強固、工作年資連貫性最高的編輯部，在不長時間內人事變動很大，多位同工都各有使命，先後離職他往；今年八月，我欣喜地收讀了第一期的「文藝通訊」，新任社長黃道一牧師寫了一篇文章，呼籲更多中國的青年要有做個現代托爾斯泰的遠象；編者在文末更向當代教會青年挑戰，號召他們爲教會文字聖工勇於向主回應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我和內子內心矛盾掙扎。我們回美才幾個月，從此準備定居，開展新工作，難道上帝又呼召我們重新回香港去？在常人看來，這簡直是開玩笑。可是，耳邊再三聽到非常熟悉的聲音：「我的意念不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高於你們的道路。」經歷了幾許的禱告等待，終於，我們向主說：「感謝主，叫我們第二次聽聞太平洋彼岸的呼聲。我們就樂於在你的光中行走，說，我們在這裏，願意回去。」

這個回應不是出於一個青年人，祇是出於仍然懷著年輕人心志的中年人；這個回應更不是說要做當代的中國托爾斯泰。俄國祇有一位托爾斯泰，印度祇有一位泰戈爾，日本祇有一位三浦凌子，中國祇有一位趙紫宸。祇是說，我們盼望，也禱告，有更多的人能夠在這營營役役唯物質是尚的俗流中，奮身躍起，學像托爾斯泰，用他的生命寫出基督的愛，更抱有建立這個世紀的基督教文學重任看作是捨我其誰乎的志向。我倒認爲，主有可能在這芸芸衆生中提拔一、二位祂所合用的「文豪」外，也可能興起更多願意參與這件事工的屬祂的人。至於我，我倒樂意成爲我自己，默默地爲主盡忠，仍舊是祇顧耕耘不問收成。

可是，半年內要從太平洋的兩岸搬家兩次，真不是件易事。十月，走在街上奔波籌劃，火紅的楓葉飄落一地，使人驚覺秋的早臨，光陰的無情。親人機場含淚送別，爲我們遽然再走上征程而難過萬分。自古，有誰不爲了真實的肩負宣教重任，而不必忍受這種辛酸？

十月的香港還是熱烘烘的毫無秋意，而「文藝」同工們親來接機，握手言歡，說聲：「歡迎你們回來」，這句話更是暖洋洋的，它勝過千言萬語，使人覺得再手握筆管，把生命投入，誠然可貴；也使人體會到昔日主差遣七十個門徒出去工作，回來互訴得失那份重逢的喜悅。他們喜悅，不光是爲重逢，而是爲了在主所差派的工上有份。主並不計算他們的得與失，主所問的是他們曾否辛勤撒種，這就夠使他們感到喜悅了。

寫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AN INTERVIEW WITH DANIEL WONG

Daniel Wong, our new publisher, was recently interviewed for a program describing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and its origins. Since many readers may have some of the same questions, a part of this interview is given here.

Question: When did CCLC get started in Hong Kong?

Wong: CCLC was established in 1951. It has been serving the Chinese churches here and overseas for 29 years.

Q: Why was this work started then?

W: Well, you might say it was a political necessit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in China, established in 1887, was a uniqu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o publishing religious books, CLS for years published a wide variety of other books many of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reforming of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s printing press in Shanghai was famous all over China. However, after 1949 it was impossible for CLS to continue. The demand for books in Chinese was still great in Hong Kong, Taiwan, Southeast Asia and overseas. In Hong Kong our work began by re-printing former CLS titles.

Q: I expect almost immediately there came a demand for new books to meet the changing times.

W: You're right. Our difficulty was that there were very few Chinese writers and this is still true. Most of our books are translations, although good translators are also hard to find.

Q: Is there any way to help develop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W: Oh, yes. Sometimes we invite a person to write for us. We have also sponsored several essay contests.

Q: I believe you participated in one of those contests.

W: Yes, that was some 20 years ago when I was a college student. I remember winning the first prize for an essay called *Christianity and Materialism*. I never thought then that I would one day be working with CCLC!

Q: Dan, over the years CCLC has been involved with some monumental publishing projects such as the 32 volume Christian Classics series.

W: The idea for the series actually came from a Chinese scholar who complained, "Our educated Chinese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classics, but they are completely unaware of Christian thinking between the Bible and present day writings." This idea was picked up, funded, and started by the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Q: Do you continue to publish for theological schools?

W: Yes, CCLC is a participant in the Theological Textbook programme for the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South East Asia. We have published twenty of their books as well as commentaries, Bible concordance, religious education materials and so forth needed by Chinese church workers.

Q: Speaking of commentaries, you have a rather new project in that line, don't you?

W: Yes, the Chinese Bible Commentary will have a total of 42 volumes. It will be written entirely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aimed at the level of a high school graduate. It will be useful to both ministers and laymen. It is being funded by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Q: These books all sound very scholarly. Do you publish something for the average reader, too?

W: Of course. Our Youth Series includes a number of novels as well as writings by Chinese which are always popular. We're also working on a Laymen's Training Series. The Family Life series includes books on marriage, health and children and are very popular.

Q: I understand that for years CCLC was very dependent on financial support from mission bod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but now except for help with special long-term projects, CCLC has been fully self-supporting for some time. Just how have you been able to do th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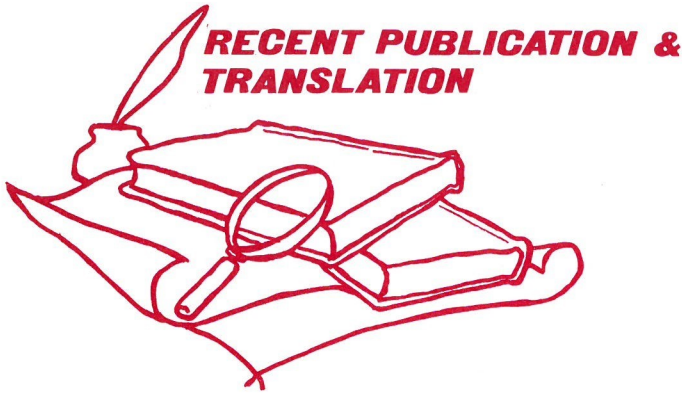
W: One way has been through publishing textbooks. We have published Religious Knowledge texts for primary schools, Kindergarten textbooks, and Health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All have been recommend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We also provide a "Printing Service" for other countries. Some countries in Asia and Africa do not have adequate facilities for their printing needs. We have published devotional books, hymnals, and Bible stories in a number of languages for South America, Africa and the South Pacific.

Q: That certainly spreads your service over quite an area. Now, there's one more thing I'd like to know. What's the overall mission of your publishing house?

W: As I see it, we have a three-fold mission. The first one is to strengthen and nourish the Chinese church as well as providing relevant literature for people in the non-believing world; our second mission is to bridge the gap of thinking between the two worlds — East and West; and our third mission is to recruit new blood in the field of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Q: Do you have some special plans now for carrying out this mission?

W: I'm glad you've asked me this question. Right now, besides our regular publishing, we have just organized a society called "Cultural Society" through which our publishing prospect might be enhanced. We hope that through the seminars held from time to time, we will be helped to make clear some of the issues in today's society with which we need to deal. Through the society we hope to inspire and encourage writers to deal with these subjects.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training young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Rev. Simon Ho, my predecessor, is heading up the Society.



Revised 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 in English

At long last we are delighted to offer bi-lingual churches the revised 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 in an English edition. This new edition will follow the revis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77 exactly in hymn numbering. Th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and other Asian hymns have been carefully made to be truly singable.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expanded topical index to assist worship leaders. All the popular Chinese hymns of the old edition have been retained as well as adding a number of new hymns written especially for this hymnbook.

This hymnbook has already found wide acceptance among the Anglican,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Methodist and other churches. The English edition is admirably suited to fill a need for bi-lingual churches and those who have frequent English-speaking visitors.

AGING: The Fulfillment of Life

by Henri J.M. Nouwen and Walter J. Gaffne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Image Books,
Doubleday & Co. Inc., 1976

Henri Nouwen and Walter Gaffney have worked together at Yale Divinity School to bring us a beautiful and thought-provoking book about "aging." They have not dealt with the so-called "problems of aging" but have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basic human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toward aging.

This book is for everyone who is aging. Who isn't? The photographs some from the original book by Ron P. van den Bosch and some from Hong Kong, enrich the book and add meaning. This book is invaluable to all those professionally concerned with the elderly and would make an excellent gift for anyone.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九龍北京道五十七號三樓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57 PEKING ROAD,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DANIEL WONG SPEAKS ON TEXTBOOK PUBLISHING

The Rev. Daniel Wong spoke on "The Role of Publishing in Formal Education" at the recent "Content Analysis Seminar" held by the Asian Region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from Nov. 19-26, 1980.

The Seminar was attended by twenty-two Christian publishers and editors throughout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s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ally looking at the content of their present publishing programmes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ir impact on their readers and society.

STAFF NEWS

WELCOME BACK TO WILLIE WONG

In October we were glad to welcome back to Hong Kong Willie, Joy and Wesley Wong. The Rev. Willie Wong has accepted the post of Senior Editor with us.

STAFF HOLDS RETREAT ON CHEUNG CHAU

The staff of CCLC held a retreat together on December 12 and 13 at Cheung Chau. The purpose of the retreat wa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goals of CCLC.

編後語

基督教的神學思想與「愛」的精神，曾經陶鑄出美麗的文字，成為偉大而感人的文學作品。然而，過往如是，今日又如何呢？黃道一牧師深信從前的果子足以作為我們今天撒種的確據。他寫的「基督教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從過去基督教文壇的輝煌回睇再看今天士氣低沈的現象，甚有感慨，因而特喚起今天有使命感的文壇戰士，為創造富時代性的基督教文學而努力。

黃耘蔚牧師已於八〇年十一月回港並出任本社編輯，他藉「重逢的喜悅」一文，與大家分享他在上帝面前的順服、聽候差遣，以及與親友數度分別與重逢等經歷，文字中摯情洋溢。

本社文化學會已舉行第一次諮詢會議，會議所討論的要點及在本年初將舉辦的活動，均於今期有概括性的報導。此外，本社月來的社內活動皆有專文報導。

編輯：黃潔芳

Edited by: Miriam Wong

TEL: 3-678031